

## 2019 年閩粵研習營心得

黃浩庭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在踏上澳門之前，絕不會想到這是一趟艱辛的考察之旅，從澳門入關，一路向東。珠海、廣州、汕頭、泉州、廈門、漳州，超過一千兩百多公里的旅程，加上炙熱的太陽，悶熱的空氣，成為這趟旅程中的家常便飯。這次自己第二次參加兩岸歷史研習營，上次參加是三年前的山東營。與上回的經驗相比，這次是聽課與田野交互搭配，形成上午進行田野，下午就近找地方聽課，反之亦然。雖然辛苦，卻也相當有趣。

本次研習營的第一堂課，由濱下武志老師的宏觀的海洋史觀進行切入，也就是以海洋最為核心，來思考海洋與陸地新的地與關係。濱下老師提出形成海域世界的三個要素，「沿海地域」、「環海地域」、「連海都市」。也就是若將海洋視為一種交通管道，海洋就不再是區隔不同地域人民的界線，反而促使了不同族群、商品、知識文化的交際與流通。濱下老師所提出的觀點，同樣是在全球史的議題下，來討論不同海域之間的陸地，以及散落在沿海地域中的各個城市或鄉鎮。而本次的研習營，也正是在這樣的架構下，串起了廣東、福建沿海地區的重要的港埠城市，從各個微觀的視角串起了更為宏觀的海洋史的架構。

本次課程大體上可分成三部分，課堂授課、下鄉踏查、考古遺址這三個部份組成。除卻課堂授課之外，這次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下鄉踏查以及考古遺址兩部分。考古遺址的部分，雖然不是本次課程的主軸，不過對於卻是作為佐證海洋史中人類活動痕跡的做好的物質文本。首先是位於珠海陽江市海陵島上的南海一號水下沉船的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簡稱海絲館。此博物館是依存於南海一號的水下遺址挖掘現場。將整艘沉船打撈上岸後，直接就地蓋館。本館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為現在仍在進行挖掘的工地，另一部分則為文物展示館。透過現場考古隊工作人員的介紹，得以清楚了瞭解這艘沉沒於南宋早期的宋船，其船體形制，以及運載貨品，包含陶瓷器、鐵器、金銀器等，都可以有一定程度上的認知。相較於包含挖掘現場的海絲館。泉州的海交館，以及開元寺內的宋船展示館，則展現了另外一種面向。則完全屬於將出水遺物完整的透過展示內容，讓參觀者得以瞭解如何透過貿易商品來認識不同時期的海運狀況。

此外，位於廣州北京路上的南越王宮遺址，同樣是認知海洋城市變遷的一個做好的範本。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多數的城市，廣州舊城區內的區域設施大體上沿

襲宋代以來的格局。因此，南越王宮遺址下的曲水流觴的造景遺跡並沒有受到太多的破壞。反而透過此遺跡上的明清時期的水井坑，可以理解此處一直以來都是在地居民所熟知得一塊水源地。透過這個遺址介紹，很清楚的理解這塊區域的發展概況。

下鄉踏查的部分，對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體驗。這是第一次來到中國東南沿岸的城市，與北方城市有著非常大的差異。這個差異主要集中在村落形成的格局，以及村莊信仰的形式。以雞心村和樟林古港為例。這兩個村落都是因應海洋貿易所興起的聚落。雞心村是由珠海當地的大姓唐家所建立起來得聚落，得力於明清政府對於澳門的對外貿易政策，唐家得以透過提供貿易相關等的服務來賺取費用。在信仰方面，也相當有意思，位於村口是主祀諸葛亮的武侯祠，但村莊的後半部則另有祭祀康帥廟以及天妃廟等信仰。整體上與福建地區相比，信仰仍偏於單一。

位於汕頭市北方的樟林古港同樣是因海洋貿易所興起的聚落，但跟雞心村所不同。潮汕地區在明清以來，便是位於福建和廣州的交界處，屬於濱下老師所說的沿海地域中的內陸人民移動的港口。由於明清海貿政策，樟林古港並不屬於出口港，反而成為福建和廣州地區進行內地貿易的海商移動的據點。加上，距離福建相當近，在建築、信仰上都與廣州地區有著很大的差異。例如，當地最為著名的南帝廟，祭祀南極大帝，以及玄天上帝和天后宮是本地最大的主祀神明。

總歸來說，本次研習營收穫相當多。自己本身是研究十七世紀中日瓷器文化交流。所關注的議題是以瓷器做為主軸來建構這時期的文化交流，瓷器雖然是相當具體的物質文本，並且在一定程度做為海洋貿易活動的乘載體，透過瓷器的產地、形制、紋樣等等，可以很清楚的理解不同地域人民如何透過同樣的物質載體，在進行海洋貿易行為後，如何的重新編譯一個屬於進口國的在地符碼。然而，瓷器做為物質或者在做文化考察上，仍有很大的局限處。這個局限處就在於人如何在區域場域中活動的痕跡。而這次研習營，不論是課程的安排上，或者是田野調查中，補足了我這塊較為空白的地方。讓自己本身對於海洋史的認識，不再只是一個單純的點跟點、線跟線、面跟面，而是有一個更為立體而且全面的認識。這些話可能稍嫌誇大了點，畢竟短短的十三天未必能夠知道些什麼。但畢竟路是一路一路走過，從珠海到漳州，一千兩百里的路程，我相信總得還是能夠獲得一些當時沿海人民在地域移動上的心境瞭解。